

一 惊变

宁州是一座古老的南方小城，四季分明。水多是宁州城的特色之一。梅晓倩就出生在宁州城名门望族的梅家。梅家的祖上从商，她的父亲梅老爷梅鹤龄是宁州商会会长，一介儒商，满腹文章，一手好字。梅家的孩子个个文采斐然，女孩子也一样。许是因了水的润泽，书的浸染，正值豆蔻年华的梅家唯一的大小姐梅晓倩出落得如花似玉，楚楚动人。

梅老爷膝下三男一女，梅晓倩与三哥梅若梓是庶出。尽管晓倩是梅家唯一的女孩，但梅老爷好像并不是很宠爱。梅家的房产多，城南，城北，城东都有，三个儿子各居一处。梅晓倩与父母一起住在城中的一座雕栏画栋的大院里。那一年春天，梅家发生了一件蹊跷事。

早春二月，春寒料峭。梅家大少奶奶，梅若岩的太太沈雪琴依旧一夜未曾睡好，大早上便叫丫头春桃到厨房熬一碗小米粥。春桃刚进厨房，发现昨晚关好的门半掩着，地上有几个深浅不一的脚印，小丫头心下纳闷，放轻了手脚慢慢往里探望。这一望不打紧，厨房灶台的门口赫然躺着一只死了的野猫。春桃吓得一声大叫：“了不得了！家里有鬼！”这一叫事小，大少奶奶正恍恍惚惚，精神萎靡，听得此声惊叫，“唉呀”一声竟晕厥过去。

梅家在西南小镇有一处商号。由大少爷梅若岩负责打理。正月十六一过，大少爷别过家人，去经营自己的买卖。大少爷与大少奶奶结婚十数年，膝下并无一男半女，却也不曾妨碍夫妻间的感情。夫妇两人算得上举案齐眉，相敬如宾。这里大少奶奶昏厥，春桃慌忙叫管家仇大力去请郎中。郎中姓江，在宁州城颇有名气，人称医神。一般人家请不上，但是梅家大小的平安都是由这位郎中来照顾的。少顷，江郎中一身青色麻布长衫，捻着一撮山羊胡须，手提一只紫檀木箱，步履匆匆来到梅府。坐定后，春桃上茶，照例是贵南的雀舌。其茶芽尖纤细如条，色泽

绿中带黄，香气清高，汁味鲜浓。郎中摆手示意春桃将茶暂放一边，随即打开紫檀木箱，取出一块丝绢搭在大少奶奶的纤纤玉腕上，准备号脉。这位大少奶奶的手臂很匀称，虽不是洁白如玉，也是温润光滑。江郎中双目半眯，似在沉吟。突然，他一个惊厥，睁开本就不大的老眼，脸色微变，继而又将意欲收起的干瘦手指重新按在细绢之上，这一回不再闭目，而是睁大眼睛，一动不动。仇大力从一侧的帘子外探出半个脑袋，神情紧张地偷窥着神医的表情，春桃这边厢也是大气不敢出声，只有那碗雀舌茶袅袅地冒着热气……半晌，江郎中的眼里闪过一丝冷光，瞬间又恢复自然。然就这一霎间的变化却未曾逃过春桃的眼光。这丫头跟随大少奶奶多年，与其说是丫头，不如说是少奶奶的知己，死党。自古以来，奴才对主子的忠心是铁定的，为主子生，便可以为主子死，这里有对主子的敬畏，更是归依决志的表现。春桃借着献茶，上前一步，“请问先生，我家夫人可要紧？”郎中接过茶碗，揭开碗盖，呷了一口香茗，欠了欠端坐的身板说：“无妨。少奶奶先天气血不足，气不足则心不定，血不足便神不宁。何况大清早又受了惊吓，你先冲个汤婆子给少奶奶，不到半个时辰她自然会醒来。”春桃接着问：“可要吃些汤药？”郎中沉吟片刻，拿起他的“黑子”（极品羊毫），铺开一张生宣，静气悬腕，笔走游龙，不一会写就药方。但见神医满笺好字：挥洒自如，张弛有度，字字落定，行行排开。春桃不识几个字，收好处方，便叫管家仇大力去药铺抓药。大力正在帘子后面候着，听得叫唤立即出来，接过方子仔细看起来。仇大力文静高挑，瘦削精干。白白净净书生模样，跟他的名字一点也不像，且识文断字，更善画花鸟仕女，不知道爹妈怎么给他起了这样的名字？是何来历？又怎么会投靠在梅家？这边江神医写好处方，起身告辞。那厢仇管家细看药方：不过是参茸，阿胶之类的补品，未见其他。大力折好方笺，急忙赶往城南的益草堂，一刻也不敢懈怠！益草堂是宁州城最大的药铺，几十号伙计，上百排漆成葶苈色的药柜子，上下分了很多档的抽屉，抽屉上的黄铜把手早已被摸得光滑锃亮。每隔抽屉的上红纸黑字地贴着：天麻、杜仲、三七、佩兰、茵陈、地黄、白术、当归……药铺子里经年散发出一股奇异的香味。

药铺伙计抓好药，用一块方方正正的纸包好，再用红线扎成一串交给大力。大力回到府中又交于春桃，春桃拆开纸包，把药草放在一只乌

亮的陶钵里浸泡一段时间，打开炉门，把陶钵搁在炉上，只见一圈蓝色的火苗温柔地舔着钵底。半个时辰左右，汤药便熬好了，春桃用一只蓝底碎花的瓷碗滗下汤汁，手脚麻利地端到少奶奶的房中。

江神医这一刻正在犯愁，为啥？大少奶奶的脉象往来流利，如走珠盘，圆滑如按滚珠，这是滑脉，也叫喜脉，也就是说大少奶奶怀孕了！梅府长房有后了！而且据多年的经验，江郎中肯定这一胎是男孩！这不是天大的好事吗？江郎中为何犯愁？这里面难不成有什么端倪？江郎中踱步良久，决定去梅老爷的府上报信，而不是报喜。

梅老爷梅鹤龄住在城中一条僻静的后巷内，巷子南北向，巷内有座寺庙叫做天竺寺，这条巷子也叫天竺巷。不知道是寺庙应了巷名，还是巷子应了寺名，无从考证。天竺寺不大，进门弥勒，出门韦陀，两侧四大天王，一个观音殿，一间念佛堂，最大的便是大雄宝殿。天竺寺里有几株枝干遒劲的蜡梅树，一到冬天，便开满了花。香气从天竺巷一直弥漫到北市口。王安石谓之为“暗香”，殊不知梅家小姐梅晓倩说的更妥帖，她从小便说过：“桂花的香气太荤，不若梅花的香气是素的好闻。”天竺寺里除了梅花，便是天竺了。下雪天，天竺结果，红彤彤一片，挤挤挨挨，热闹得很。白雪梅花天竺，是冬天天竺寺的一景。过了天竺巷便是宁州城最热闹的地段，叫做北市口。梅府住在巷子的正中，不偏不倚，有点大隐隐于市的意思。梅小姐年方十三，正是豆蔻年华，从小随着哥哥读过几本书，练过几个字，天资聪颖，蕙质兰心。唯一不足的是出身。她的母亲徐英是梅老爷的小老婆，宁州城西北乡下一个穷苦人家的女儿，天生一副好嗓子，打小就跟着宁州城一家戏班子唱家乡戏，宁州人称之为小戏。梅晓倩的母亲就是唱小戏的出身。那年梅家老太太大寿，晓倩的母亲随着戏班子来到梅家唱了三天戏，老太太特别喜欢徐英唱《白蛇传》中的“断桥会”，《梁山伯与祝英台》里的“十八相送”，这丫头，扮相好看，嗓子又亮，老寿星一高兴，认下徐英做干女儿，此后徐英就经常来往于梅家。过一年，梅老爷的正房太太梅霍氏染了时疾，性命堪忧。连江神医都束手无策。梅家就死马当作活马医，一边不放弃给霍氏服药诊治，一边忙着给梅老爷续弦，也是冲喜。宁州城商贾云集，老百姓安居乐业。城里只要不是家境特别不好的人家谁都不愿意让自己的女儿给人家当小老婆，乡下姑娘一下子又不知根底。这时候梅

家老太太毫无悬念地想起了她的干女儿徐英。这样的婚配对于梅徐两家好像再合适不过了。择日不如撞日，双方意见一统，简单下个聘礼，第二天一顶小轿便将徐英抬到了梅府。徐英到了梅家，大房梅霍氏的病也渐渐好了起来，合府上下都齐念“阿弥陀佛”。病愈后的梅霍氏更是潜心向佛，为自己的两个儿子梅若岩，梅若枫，为梅家上下，也为一切有缘众生。徐英过府后很争气，第二年生下一个男孩，取名梅若梓。再一年又生了一个女孩。就是梅晓倩。按理梅老爷晚年得女，弄瓦之喜该是何等开心。可是梅老爷好像并没有这样的表现，就连女儿的名字也是随口一说，晓倩这个名字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简单到不能再简单。连个“若”字的辈分都没有从。大家猜想着可能晓倩是庶出，这不是理由。三少爷梅若梓也是庶出。徐英虽为小老婆，但霍氏吃斋念佛，深居简出，梅家许多的事情都是徐英过问。梅家三个男孩一个女孩，梅晓倩没有理由得不到梅老爷的宠爱。不过晓倩倒也无所谓，她的心思没有这样细密，近来，她的心已经被一个叫齐思铭的男孩子占据。

二 风云

宁州城不大，四四方方，东西南北各有说法：“东门鬼，西门水，南门神，北门人。”东门外是洼地，一片荒芜，秋后犯事之人都在此处行刑，故说有很多冤魂厉鬼。西门外是一片湖泊，苍苍茫茫，一望无际，所以说是“西门水”。宁州城的庙宇庵堂大多集中在城南，从河堤高处往南门观望，但见香烟袅绕，只觉梵音似梦，便有了“南门神”之说。北门则是人脉最广人气最为集中的地方。

北门就是出了天竺巷的北市口。这里商贾云集，店铺并肩，热闹非凡：“铁匠铺子篾匠间，银匠担子铜匠摊。包子铺饺子店，滋味最足五柳园。草炉烧饼过街香，胭脂花粉担连担……”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就曾在北市口弃舟登岸，在小小的宁州城驻足了三天，留下不少佳话。如今这个码头还在，当之无愧地被唤作“御码头”。

北市口有一家书场，一个剧院，书场一年到头说的是宁州评话，剧场唱的是宁州地方戏，偶尔也有唱徽州戏的。每到剧院散场的时候，大门口停满了黄包车，大街上灯火通明，卖瓜子干果的小贩在人流里穿来

穿去，馄饨担子旁热气升腾，豆腐脑在铁锅里呼呼作响，茶鸡蛋的香味特别逞强，在温湿的空气中肆意蔓延……孩子哭着喊娘，女人大声叫着自家男人名字，丢鞋子的，找帽子的，谈笑声，叫卖声，把不大的北市口闹腾成一锅沸腾的水……直到夜深沉，灯阑珊。

齐思铭的家就在这家剧院的后身。北市口有四大姓：江汪梅齐。其间江汪两家是姻亲。江家行医（江神医就是其中一脉），汪家世代书香，梅家不必再表，齐家则祖祖辈辈做酱菜，开酱园店。齐思铭的父亲就在北市口的斜月巷头上开了一家酱园店。酱园店门脸不小，却有个别致的，与他家的营生好像不太搭界的名字：“小蓬莱。”宁州城街巷楼坊的名字都很好听，烟雨坊，斜月巷，紫霞街，望云楼，听来很有味道，叫人向往。齐思铭就是“小蓬莱”的少东家，他有一个同胞姐姐叫齐思源。

梅晓倩与齐思源一般年纪，在宁州城里都算得上是有家世的小姐。自然而然地就走在了一起。天竺巷里除了天竺寺，还有一个慈恩堂。是一个老姑子开的（宁州城没有出嫁的女子叫姑子），里面收留了很多弃婴。梅晓倩与齐思源过几日就会结伴去慈恩堂里做义工。那日杏花微雨，梅晓倩撑着油纸伞，挎着一篮新鲜的豆沙粽，步履冉冉来到慈恩堂，齐思源却因身体不适叫她的弟弟齐思铭代劳。齐思铭从北门出来，见风轻雨微便懒得打伞，只见他着一身米白色的长褂，外罩一件黛青色背心，脚登一双黑底布鞋，腰板直如玉树，面目清明俊朗，神采奕奕，器宇轩昂，一路小跑赶到慈恩堂。门前恰遇梅晓倩。四目相对的那一霎间，两个人的心微微一颤，倒是梅晓倩先开了口。

梅晓倩一开口，就像谷雨前后的布谷鸟，一声接一声，音色清亮，银铃一般脆生生的好听。齐思铭一时间都接不上她的话头。窘迫得只有站在慈恩堂门前木门檻上的份，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挺拔饱满的鼻梁上已然渗出一层细密密的汗珠。他早就听说过梅家这位小姐，相貌出众，举止大方，今日突兀一见，果真如此。梅晓倩大约是看出了齐少爷的窘态，也度量到自个话多，便停了口，一双圆溜溜的杏仁眼儿毫无顾忌地打量着齐思铭，忽而又噗哧一声轻轻笑了起来。她赶紧用手背掩住嘴，却掩不住嘴角两只早已荡漾开来的梨涡。齐思铭这会儿才缓过了神，从容地与梅小姐问好答话。此时恰巧有慈恩堂的李嬷嬷过来迎客，两个人

才并肩走了进去。遗弃在慈恩堂里的多是女婴且是残疾，也有因家中变故养不起丢弃的或是私生的男婴，男婴大多都被富裕人家领养去了。这里的孩子们都有一个相同的姓氏，即是随着宁州府姓了“宁”。梅晓倩进了教室，一边忙着给孩子们剥粽子，一边指挥齐思铭帮忙。齐家少爷哪里做过伺候孩子的事情，一时间云里雾里，手忙脚乱，洋相百出。惹得孩子们哈哈大笑，梅晓倩也跟着笑，两朵红云在青春的脸庞上显得格外灿烂。吃完粽子，嬷嬷们给孩子洗手洗脸。梅晓倩开始讲故事。齐思铭暂时落了闲，自然和孩子们坐在一起听。梅晓倩故事讲得真好，声情并茂，也不因齐思铭在一旁而显害羞。齐思铭也正好打量眼前这位梅家小姐：只见她身穿一件蓝花印染的上装，一条黑色的绸布长裙。衣服裁剪得很合身，衬得她柳腰袅袅，香肩娉婷，端的一个美人坯子。齐思铭看得出神，正逢梅晓倩的眼光投来。两人相视而笑。这一回，齐思铭不再害羞，大方地把目光投向眼前这位丽人。到底是青春年少，不到半日的光景两个年轻人就熟识了。临到分手，还喋喋不休，相约数天后的十斋日一起到“清水潭”放生。

话说那日梅晓倩回到家中，见江郎中正在厅前与父亲梅老爷喝茶，一并见过后就进了自己的闺房。她哪里知道前厅的父亲与江郎中正一筹莫展，思虑重重。

梅老爷家的前厅叫梅厅，是梅家的主厅，也是梅家正式的礼仪接待场所，此厅面阔三间，抬梁式，柏木架构、柏木轩梁，又称之为柏木厅。梅厅古朴雄浑，整个构架造型简练，当为明代遗构。厅内家具陈设为宁州传统布置格局，桌椅所有文饰均为梅花形状。迎面挂着对联和中堂画轴的叫“太师壁”，条案上摆着瓷帽筒、石插屏和花瓶，谐音“平平安安”。花瓶里一年四季插着时令鲜花：春日的月季，夏天的清荷，秋天的菊花，冬季的蜡梅。江郎中的面前依旧是一盏“雀舌”，梅老爷则是一盏“龙井”，这两盏茶早已温吞，也不见两人品呷。江神医面色严峻，不停地捻抹他的山羊胡须。梅老爷神色晦暗，眉头紧锁，太阳穴鼓动，良久不说话。梅厅里一片死寂。半晌，江郎中先开口，他压低嗓门：“梅兄，说到底大少奶奶这一胎是留还是不留？”梅老爷仰天一声长叹，“老弟，我若有主意，还在这里发愁么？容我再想想！”郎中又道：“肚子里的孽障不等人啊，待到三个月后，

想不留也难了!”梅老爷闻听此言，一个激灵站立起来，在太师椅前踱了几个来回：“如此，留不得！留不得！”江郎中紧接着问：“既如此，待我明天再去东府（大少爷住在城东）……”梅老爷招手，江郎中凑近，两个人私密低语，如此这般。

第二天一早用过早点，江郎中便来到梅家大少爷的府上。沈雪琴与往日一样，吃完一碗小米粥，一碟雪菜炒笋丝，一只虾饺，便在前厅绣花样。花样是仇大力画的，有时候是一朵盛开的芍药，有时候是一只休憩的翠鸟。沈雪琴就照着样子绣，一针一线很认真。她帐幔上的两朵并蒂莲花就是照着大力的花样绣的，一直挂着，去年年下合府都换了新的，她都没舍得换下，洗洗又挂了上去。这里沈雪琴才将一块贡缎放在绣花架上绷紧架，绣针穿上了丝线。春桃来报：“江郎中请脉来了。”大少奶奶忙放下手中活计，请春桃看茶。说话间江郎中已经跨进门槛。依旧是望闻问切，随后郎中写了方子，还是大力去抓药。大力抓药刚回，大少奶奶便叫他去南门的二少爷家走一趟，将她珍藏多年的一支老山参送与她的妯娌：梅家二少奶奶凌梦隐。凌梦隐是扬州府人氏，家世不俗。因生下来哭声婉转，若莺啼一般，乳名便唤做“莺莺”，梅家与凌家世代交好，也有生意往来，莺莺嫁到梅家，也是自然的事情。

大力一路小跑，不足半个时辰来到南门二少爷府上。大力进了正门，在丫头秋蝉的带领下进去往二少奶奶的住处，一路穿过芭蕉密植的庭院，眼前一处所在，青砖黛瓦，紫竹环绕，蔷薇满缀。刚走近窗下，便听到屋内一声长叹：“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是答儿闲寻遍，在幽闺自怜。”这一声宛若莺啼，字字清晰，声声哀怨，怎一个叫人怜惜。大力一愣，秋蝉打他一下：“快走，我家小姐（秋蝉是随二奶奶陪嫁过来的）肚子里的诗多着呢，你才听几句就蒙住了？”大力站定门前，秋蝉取参进门，隔着茜纱帘，只见那凌莺莺二十左右的年纪，发如乌云，面似凝脂，手若柔荑，齿如瓠犀。真的是端庄沉静，仪态万千。又听莺莺道：“难得沈姐姐这般惦记我，秋蝉，你把我那串和田羊脂白玉的金枝玉叶挂坠送与她，也只有她配得上此物。”秋蝉立即说：“小姐，那是……”莺莺摇手，“此番我与你同去东府，兄弟妯娌之间还是要常走动的好。”

三 调包

仇大力站在帘外，心下嘀咕：都说这位二奶奶目下无尘，清高自许。如今听来她也食得人家烟火，懂得人情世故。正想着，只听得珠帘琤琮，秋蝉卷帘出来，告诉大力，她与二少奶奶即刻去东府看望大少奶奶。大力得令，急忙往回去报信。此时的凌莺莺进了内屋，褪去身上半旧的薄袄，换上孔雀绿的丝质旗袍，戴上一对饱满丰润的珍珠耳坠，薄施粉黛，轻扫蛾眉。再用一只银簪挑起八宝琉璃盅内的一点玫瑰花露膏，轻抹在略显苍白的唇上，这才不急不缓出了珠帘。凌莺莺身量不高，却也袅娜匀称。据说莺莺小姐出生的那日正逢立冬，天气晴好，暖阳正融。然而，就在她奔出娘身的那一刻，天降瑞雪，雪花纷纷扬扬在阳光下飞舞，太阳雪的奇景已经让人赞叹不已。更奇的是那日莺莺的祖母去后院的磨坊嘱咐下人天嫂多做些豆腐时，无意发现墙角一株老石榴树上开了七朵小小的石榴花。祖母蹑着小脚赶紧去告诉凌老爷，凌老爷沉吟片刻，继而拿起书桌上的羊毫，写下大大的一个“吉”字。说来也合该是命，紧挨凌府的是一户董姓人家，家中有一子，小名唤做“大宝”，顽劣异常，听得凌家出现冬日石榴开花的异象，心下生奇，不日叫上同学堂的几个小子，从后院翻墙进了凌府，掳走了树上的七朵榴花。凌老爷得知后，气得老脸发紫，胡须直颤，闯入董家就要砸锅，被家人好歹拦下。凌老爷跌足长叹：“我家宝贝孙女的皇后命被你董家给毁了！”十多年后，凌老爷仙逝，凌莺莺果然没有做得皇后，只做了宁州府梅家的二少奶奶。

凌莺莺出了大门，秋蝉早叫了黄包车在外面候着。莺莺上了黄包车，落下车帘。车夫一声“坐稳”，随着一阵烟尘卷起，黄包车从南门外直向东门飞奔而去。

大少奶奶沈雪琴得知老二家的媳妇即刻过来看她，又惊又喜。这位二奶奶生性孤傲，到了梅家好几年，除了重大的日子要阖府聚会外，其他时间几乎不出家门。即使大家聚在一起，也难得见她开口与人讲话，虽如此，她的脸上也还是浅笑盈盈的，不若冰霜雪冷。今天是什么日子，劳动这位行动与常人不同的二少奶奶专程来府上看望她？沈雪琴也

顾不上多想，忙叫春桃收拾前厅，烧水泡茶，并特地将她最爱的一盆蕙兰从卧房搬到前厅。她知道，莺莺是雅人，雅人肯定爱兰花。前厅摆上兰花，也显得自己不俗。也就是一盏茶的工夫，凌莺莺便到了东府，妯娌两个便在寒暄中落座。春桃给莺莺上茶，只见一盏清新的白茶上漂着几朵茉莉花苞，如碧潭飘雪。汤未入口，早已清香四溢。春桃上完茶，莺莺便对春桃说：“这丫头，你光顾着给我上茶，怎么就将你家少奶奶的茶给忘了？”春桃急忙回话：“我家少奶奶正服汤药，不宜饮茶。”莺莺听闻，赶紧问沈雪琴身体何恙？可否要紧？沈雪琴一边责怪丫头多嘴，一边说没有大碍，脾虚畏寒，不过吃些汤药做些调理。凌莺莺自幼不仅熟读诗书，还颇通药理，被大少奶奶这么一说，便仔细地端详起大少奶奶来。这位大少奶奶皮肤白净，却面带倦容。这样的天气反倒比旁人怕冷一点，还多穿了一件大袄。莺莺便道：“那江郎中给你开了什么药方？吃了多久？可见好些？”沈雪琴便一一作答。春桃说：“正好，少奶奶的药汤也好了，您趁热喝下。”大少奶奶面有责怪：“这丫头，有贵客在此，却一个劲的叫我喝药，好不懂事，等晚些热热再服不迟。”春桃应了退出前厅，便留下妯娌两个说些闲话。不一会，只听得春桃在后院抱怨，原来大力不小心将药方丢到水盆中，捞起来已经湿透，即便晒干，也是皱皱巴巴，明天去益草堂抓药，会遭伙计笑话：堂堂梅府出来的东西竟然如此不堪？莺莺听到此处，便叫秋蝉唤来春桃，将药方拿来，她给重新誊抄一遍。沈雪琴立即说道：“如此甚好！”

莺莺接过湿透的药方，拿起春桃备好的笔墨，准备誊抄药方。这一看不打紧，莺莺的心却紧了起来。这药方，一眼看上去不过是附子干姜之类的温补之药，可里面却含有淡竹叶，榆白皮。淡竹叶性凉，榆白皮性寒。既是温补，何来这两味中药？淡竹叶利尿催产，榆白皮又治堕胎后下血不止。莺莺本是冰雪聪颖之人，再仔细看沈雪琴的神态，坐姿，倦怠畏寒，心中明白了七八分。她不动声色地执笔誊抄药方，一边不经意地问：“吃此药对月事可有影响？”沈雪琴道：“我本来月事不调，也没有什么感觉。近来好像又推迟了些日子。”莺莺点头，心中已然明白了十分。只见她平心静气，下笔如飞，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好一幅娟秀漂亮的小楷。莺莺一边将新誊好的药方递给春桃，一边顺手将旧药方揉皱，轻轻握在手心。喝完一口茶，便要起身，准备告辞，同时示意秋蝉

取出羊脂玉的挂件交于大少奶奶。沈雪琴见此白玉，便知道是珍贵之物。一再推辞。莺莺道：“姐姐，难得你记得去年的除夕我在席上随口说过寻不到上好的山参，难道就不许我记得姐姐的生日便是本月的月末？”沈雪琴唏嘘不已，又是一番感动。

回府的路上，凌莺莺打开握在手心揉皱的药方，越看心里越清晰。她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江郎中会开这样的药方？这毋庸置疑是梅老爷的示意。沈雪琴肚子里的孩子为什么不能留？孩子无辜，不管是什么原因，他（她）不应该未出尘世便惨遭毒手。莺莺如此想着，在路过护城河的时候，她吩咐车夫停落，款款下车，盈盈趋步来到河边，将这张杀人不见血的虎狼药方扔进了清澈的河水之中……莺莺看着药方随着流水越飘越远，又想起自己誊抄的新药方，脸上浮起淡淡的微笑。

四 放生

清水潭在宁州城的北门外，是一片大水。水深而清，宁州人称之为“潭”。每逢春夏水盛时，清水潭一片浩淼。潭的两侧长满了芦苇，一到秋冬天，芦花似白云一般，远远看去就像是飘在潭面上。若是晚晴，可见漫天晚霞灿若织锦，半轮残阳艳红如血，随着摇曳的芦花一起倒映在潭中，如诗如画，令人沉醉。清水潭的中央有一条狭而长的湿地，长满了野花野草，青紫的菱蒿，碧绿的鱼腥草，灰白的马齿苋，还有车前草，水稗，苍耳，刺蓟……传说清水潭中曾有一条百尺长的白蟒，经常兴风作浪，吞吃过不少人畜，弄得清水潭一片血腥，无人敢往。后来，有一位老僧从北而来，行至宁州府的北门外便驻足不前，在清水潭的东侧筑香坛，搭草亭，修佛堂，在此讲经说佛。有人亲眼看见这条白蛇每日在老僧讲经时盘踞在堂前的一棵大银杏树上，一动不动。直到讲完，便一下子不见踪影。后来老僧走了，这条百尺大蟒也不见了。清水潭的水清了，潭中鱼肥虾美，潭边草木茂密。原来，这条巨蟒五百年前在天界犯下条律，私逃出界没入清水潭中为妖。但它命中有因果，与佛有缘。那老僧便是为度它而来。宁州城读书人不少，于是有人写下一首：“宁城北去钟声远，古潭深幽水色清。百尺巨灵悟禅语，驰向草堂听读经。”有了这段故事，清水潭在宁州老百姓的眼里就成了有灵性的地方，

慢慢也成了善男信女们“放生”的处所。

这一天是三月二十八，“十斋日”。梅晓倩与齐家少爷齐思铭相约来到清水潭放生。梅晓倩的后面跟着下人李妈，李妈一手拎着一只小木桶，桶里十尾鲤鱼，也叫龙鱼。一手提着一只小瓦盆，盆中是三五斤小螺蛳。齐思铭早早就来到潭边的一处码头上。他今天穿了一套米白的短装，齐思铭喜欢穿白色的衣服，纯白，米白，灰白，他都喜欢，他觉得这些颜色干净又单纯。他的脚下放着一只鱼篓，里面是几条鲶鱼。齐思铭不吃无鳞鱼，嫌肉质肥腻。梅晓倩还没到，齐思铭就抬起码头边的瓦片打水漂，他打的水漂真漂亮，噼噼啪啪，又快又远，瓦片在水中跳跃，掀起片片水花。齐思铭看着自己的杰作，笑了，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码头的边上有很多树。最多的是垂柳，柔曼浓密的枝条倒挂在水面，半条河便溶在了浓阴里面。此刻的水面犹似浅淡的水墨底色，清晰地衬映或青或黄的荇藻，灵动自如的鱼虾。浓阴外的水面波光粼粼，阳光的斑点与满河的微风一起在水面上跳舞，明灭闪烁，变幻迷离。码头安静地卧在水岸，任由潭水温柔地亲吻。一阵风吹过，水波荡漾，一层层的涟漪撞击码头，飞溅起一朵朵白色的浪花。正当思铭沉浸于此的时候，身后传来一阵银铃般的笑声。思铭知道：梅家小姐梅晓倩到了。思铭转过身去，看见晓倩今日里分外动人。一条长而黑的辫子顺滑地搭在胸前，越发凸显她青春的胸膛。她的面色红润，闪烁着健康的光泽。思铭看得发愣，晓倩又笑起来：“你早来了？”“啊，早来了。”“让你久等了！”“没事儿，我正好打水漂，看风景。”李妈放下手中的物件，吩咐两个人洗干净手，准备超度放生。

两人在水里洗净了手，站在李妈的身后，双手合十，两眼微闭，跟着李妈一起口里念念有词：“皈依佛，觉而不迷，即生成佛；归依法，正而不邪，即生成佛；皈依僧，净而不染，即生成佛。”连念三遍后，便将所放之物全部归入潭中。李妈做好一切，准备即刻返回府中。梅晓倩要与齐思铭留在潭边小叙，思铭答应李妈，不过一顿饭的工夫一定将梅小姐毫发无损地送回府中。李妈便叫随行的黄包车留下等着小姐，她自己步行回去。

两个年轻人坐在春光无限的清水潭边，看蓝天白云，听风吹鸟鸣。他们的话题渐渐地多了起来。思铭问晓倩：“听人说，你家大娘（梅霍

氏)虽然吃斋念佛,但是还管着梅家的大事?”晓倩叹气道:“我也不知道,反正我爹不怎么到我娘的房里来,每天去佛堂看大娘比看我娘多。我娘虽说在人前人后都是夫人的派头,背后老是叹气。”思铭又道:“哎,宁州人都说江郎中是华佗再世,他与你家几代交好,你大哥大嫂这么多年没孩子,二哥二嫂也没有,你爹怎么就不请江郎中好好给治治?”“怎么没治?我大哥吃了江郎中的不少方子,近来大嫂也在吃。我娘说,医生治病不治命,命中若没子嗣,别说神医,就是神仙也没有办法呢!”思铭若有所思,也叹了口气:“是啊,命中注定的事儿,岂非人力可为?”突然间,他觉得自己说得不对,赶紧改口道:“也不一定,许是缘分未到呢?”晓倩笑起来:“哈哈,有孩子没孩子也叫缘分?”“怎么不叫?凡事都是因缘而来,也因缘而散,缘分不仅仅是指男女间的事情!”晓倩睁大眼睛:“我们相遇也是缘分吗?”思铭认真地看着她的眼睛:“当然是。”“因缘而来,因缘而散,你说,我们不会有一天散了呢?”晓倩说到最后,声音小了下去,竟然像蚊子一样的嚅唻,她有些害羞地低下了头。两手缠绕着垂挂在胸前的辫梢。思铭见她满面娇羞,若桃花灿烂,心中不觉怦然一动。他一下子抓住晓倩的手:“不会!我们不会散!”晓倩的身子颤了一下,她抬起眼,低声问思铭:“你肯定?”思铭认真地点点头。一只水鸟从水里飞过,扑啦啦地响,两个人瞬间恢复了神态。“思铭哥哥,我要是能天天来这里多好啊!我家事情真多,也闷得慌。”“你瞧你,一点大小姐的样子都没有。你要学你二嫂,听人说,她一个月两个月不出门是正常事。宁州城的人都说她到底是扬州府有身份人家的小姐,举止行动就是跟平常人不一样。”梅晓倩娇嗔道:“我才不学她,闷也闷死了,我二哥见天在外打牌喝酒会客,学什么‘竹林七贤’,人家说我二哥娶了这么个美人儿也不知道天天疼着,我娘却说,媳妇儿娶回来是过日子的,要知道哄丈夫开心,不是天天捧着本书,半天不讲一句话,男人天天得像供神一样地供着她,捧着,这样的媳妇,男人当然不喜欢。”思铭笑了笑,“你娘怎么也没讨得你爹开心呢?”晓倩愣了一回,举手轻轻打了一下思铭:“不跟你讲了。”思铭道:“也好,我说多了,一顿饭的工夫也有了,我答应李妈要送你回去。”晓倩站起身来,拍拍身上的灰尘,思铭与她一起坐上了黄包车,离开了清水潭。

五 老宅

车轮滚滚，不一会到了北门口。进了城门，便是一块牌坊。上刻三个大字：望云楼。牌坊西侧便是一条小巷，狭窄深幽，只能容一人经过。此巷便叫“一人巷”，晓倩正与思铭说笑，突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从巷口飘过，晓倩眼尖，认出此人正是大哥家的管家仇大力。大力到这一人巷干什么来了？晓倩疑惑起来，把所见告诉思铭，思铭说许是他有亲戚熟人住在此处，或是有其他事情。晓倩说不对，听娘说昨天大力就告假回了老家清远镇看他的娘亲，三天后才回。思铭说这世上长得相似的人太多了，也许是看错了。晓倩认真起来：“我的眼力最好，不会看错人。何况仇大力的脖子上后面有一颗大瘡子，听说是娘胎里带来的，老远我就看见了。”思铭立即来了兴致，“我们跟着去看看，看这管家究竟干什么？”晓倩听了，立即附和。

一人巷是一条东西向的巷子。巷尾有一处很大很老旧的宅院，据说清末民初时这户人家便从此处搬走了，留下这偌大的宅院任由风吹雨打，岁月侵蚀。老宅的主人之所以搬家，是因为这座屋子犯了风水的大忌。老宅的北墙外是一条护城河，意为“背水一战”。南门对着一条南北的巷道，风水学上叫做“穿心箭”。西门出来没有出路，车轿往来很是不方便。更有很多坊间传说：夜半更深宅子里有窸窣的声响，隐约而又真切。还有零星的火光，忽闪忽灭。所以这间老宅一直废弃于此，无人敢近一步。齐思铭牵着晓倩的手，两个人一前一后地走进一人巷。走进小巷，果然深幽，连空气都是凉凉的。曲曲折折一眼看不到头。他们一路走，一路寻，大气不敢出一声。可是哪里有大力的影子？就这样一路向前，一直走到了巷子的最里面。在这座老旧的宅子的面前停了下来。老宅的大门紧闭，整个院落已经封闭起来。所有通往院外的门窗都已经用木板钉死。日长天久，日晒雨淋，无人打理，整个宅子突出一种阴森森的寒气。逢到阴雨天气，院子里会传出“叮叮咚咚”的响声。那是黄鼠狼在作怪。思铭和晓倩面对眼前的这座老宅心中充满了好奇。他们绕着院墙仔细寻找可以进屋的地方，终于在东北角的窗户发现了一块朽断的木栅。思铭扒下这块断木，擦了擦窗户框上的积垢，蜷缩了身子

从窗户爬了进去。晓倩急得在外面直叫，“快拉我进去呀！”思铭伸出手来拉住晓倩，晓倩猫着腰，手脚并用，一躬身子便爬了进去。一进院子，两人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但见老宅的大院当中是一棵很高的大榆树，两个人拉手都抱不过来。榆树的枝干像一把擎天的大伞盖，整个院子大半都在掩映在浓荫里面。院子的角落长满了半人高的野草，密密麻麻的，野蜂，甲虫，蜻蜓到处飞舞，嘤嘤嗡嗡。蛛网四下罗结，层层叠叠。窗台上，廊檐上，到处爬满了不知名的萝藤，地面的青砖上布满了翠绿的青苔。院子的北沿是五间正房，正房两侧是两道花墙，花墙中间一道园门，门内是对称的一溜厢房。梅晓倩哪里见过这样的破旧荒凉的屋子，思铭紧紧握着她的手，叫她不要害怕。晓倩又紧张又觉得刺激，附在思铭耳边悄悄的说：“我们不会遇到狐仙鬼怪吧？”思铭伸出双手装作张牙舞爪，在晓倩的头顶比画着：“哈哈，黄大仙来了！这是哪家的美女，快快快，给我拿下做压寨夫人！”晓倩吓得脸色发白：“你是要把我吓死啊！”两个人一边说闹，一边走进西边的院门，他们推开一间虚掩着的房门。这是一间很大的屋子，分里外两间，中间用镂空的屏风隔开。外间有一张书桌，桌上有一摞线状书，落了些许灰尘。最惹眼的是一盒徽墨，思铭随手拿起，但觉拈来轻便，嗅来清香，上面刻有精美的浮雕。往里看，是卧室。雕花的大床上挂着蓝色的蚊帐，床上的方枕整齐摆放，像是有人住一样。床边有一只镂空的橱柜，可能由于年代久远的缘故，柜门已经合不拢，有点勉强地掩着。晓倩走近前去，小心翼翼地打开门。门里没有衣服，被褥，却赫然躺着一支烟枪。这支烟枪又长又粗，是一杆鸦片烟枪。烟枪杆乌油油光滑滑，白铜的烟斗擦得雪亮，亮得晃眼。翡翠的咬嘴张扬地显示了这杆烟枪不菲的价值，一见如此，两个人吓得不轻，这烟枪显然不是旧弃物，这屋子也有人住，是谁在这里？两人不寒而栗。思铭看到晓倩的脸色发白，当即柔柔安慰：“别怕，别怕，走，我们离开这里！”两个人便风一样地离开了老宅……

思铭放下黄包车的帘布，一路护着小倩。他怕把小倩吓坏了，更后悔今天鲁莽的举措。望着满脸苍白的小倩，思铭心中又怜又爱，把晓倩轻轻地揽在怀里。

暮春的夜已经初显闷热，沈雪琴更觉得烦躁不安。卧在床上的她，穿一套月白色薄绸的睡衣。她的身边还躺有一个男人。男人半倚着床

背，一只手圈着她的肩膀假寐，她慵懒地倚在男人的怀中，用细长的指甲一下一下轻轻划着男人的身子，男人显然被激发了，一下子抓住她的手，沈雪琴转身意欲挣扎，哪敌得过男人的强壮有力，男人想将她反扑在身下。沈雪琴乘着空隙一下子坐起身，她有点沮丧道：“我天天喝药，喝到现在也不见起色。心里依旧慌慌的，忽而冷忽而热，吃什么都反胃，月事也不见来。”男人警惕起来：“你不会是有了吧？”沈雪琴冷笑了一声：“有了？我倒是想有一个，结婚十来年了，肚子里一点动静都没有，怎么这下子就有动静了？江郎中早说过我宫寒血虚，没有孩子大多是我的缘故。”男人怜惜地把她围在怀中，轻声叹了口气。“好在梅家待你不薄，这么多年也没见谁怨过你，大少爷也没有嫌弃你，没有讨个二房三房……”沈雪琴听到这里，一下子坐直了身子：“你这是站在哪边说话呢？梅家待我如何，这么多年你是真的看不出来？那个江郎中说我有疾我就真的犯病了？你见过这个家里谁把我放在眼里？梅家两位夫人什么时候正眼瞧过我？梅若岩……”说着，沈雪琴的眼泪流了下来。男人立即温柔地哄她。越是这样沈雪琴越发悲切，她竟呜呜呜地哭出了声音。“深更半夜的，你不怕人家听见？”男人赶紧去捂沈雪琴的嘴，沈雪琴甩开他的手：“谁听见？哪个听得见？要听见也是春桃听见。没有这丫头，也没有我们的今日，你不是曾经自诩张生，春桃是红娘，我就是那莺莺小姐吗？”男人立即答道：“也是，也是。”沈雪琴又道：“我哪里是莺莺，我们二爷家的媳妇才叫莺莺。”男人像绕口令一样地说道：“你这个莺莺不是她那个莺莺。她那个莺莺怎么比得上你这个莺莺？此莺莺非彼莺莺也！”沈雪琴娇嗔地用食指点了点男人的脑门：“你就这张嘴厉害。”男人捉住她的手，坏笑道：“你说过我的嘴巴甜得像蜜糖一样，今天你还没吃。”沈雪琴笑了，娇俏地倒在男人的怀中。男人勾下头去，脖子上的痞子在烛光下越发显眼。窗外的月亮隐进了云层，院子里的蔷薇花满沾了夜露，沉甸甸地熟睡。

转眼到了农历四月初八，史书记载释迦牟尼佛就在这天诞生。传他降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每走一步，足下便生出朵朵莲花。大地为之震动，九龙吐水为之沐浴。所以信徒们将这天又叫做“浴佛节”。每年的此时梅霍氏都会去从缘寺“打普佛”，“普敬普礼，忏悔罪业。”从缘寺是宁州府最大的寺庙，在城西。要过一条很宽的河。寺庙的西侧便

是湖。从缘寺就在河与湖之间的一块狭长的陆地上。湖的对岸便出了宁州府的地界。湖很大，烟波浩渺，一眼望去，水天相连。这个湖有个好听的名字：“银湖”。可能是取“水似白银”的缘故。四更天未到，梅霍氏便起床，打点所有。梳理齐整，便坐上车轿，一路往渡口行去。过了渡口便是从缘寺的山门。

从斋主行“十方礼”到最后的“伽蓝赞”，梅霍氏显得格外恭敬虔诚。一个半时辰左右，法事结束。梅霍氏净手去了斋堂。用完素斋，早有小沙弥在外恭候着去客堂喝茶。梅家是从缘寺的大施主，每年在寺里有很多的供养。寺里的师傅们没有一个不知道梅家，不知道这位尊严无比的梅夫人。梅霍氏进了客堂，法仁大师连忙起身，两个人双手合十，共同揖首，互道“阿弥”。小沙弥上香茶后就退出了客堂。从缘寺的住持法仁，是当地的高僧。梅霍氏喝了一口香茶，便开了口：“大师，我梅家几代供养，潜心向佛，一不求盖世功名，二不求大富大贵，梅家只求子嗣，怎就这么难啊？”法仁单手作揖：“阿弥陀佛。凡事皆有因果，不是不到，时候未到。该来的时候自然会来。”梅霍氏一声长叹：“该来的时候？哈哈，该来的时候究竟是什么时候？我家老爷已年近六旬，我也是残喘之身。难道……”“阿弥陀佛，梅夫人府上今年应该有添丁之喜。”梅霍氏听到此言，立即来了精神：“大师的意思是？”法仁笑道：“不可说，不可说。”梅霍氏是向佛之人，明白“不可说”是佛家禅语。不好再问。双手合十道：“如此，便是菩萨的恩赐。”一杯香茶见底，已是旭日东升。梅夫人别过大师，打道回府。一路上梅霍氏惊喜半参，还有点忐忑不安。她的心中此刻像开了锅的豆浆，又热又急，恨不能一步到家，把法仁大师的预言立即告诉梅老爷。

梅老爷正在前厅用早膳。一碗粳米粥，两只小笼包，一碟芥菜蚕豆，一盘烫干丝。干丝是梅老爷的最爱，一年三百六十日，烫干丝，煮干丝几乎每天换着吃。梅府厨房的师傅是扬州人，做得一手地道的扬州菜。梅老爷很是喜欢。梅霍氏一到家就迫不及待赶到前厅。梅老爷见她形色匆匆，神情怪异，与平日里大不相同，便知有重要的事情商量。未等夫人开口便叫下人退去，低声道：“待我吃完，我们一起到书房说话。”

眼，与他的儒雅之风格格不入。一到书房，梅夫人就关上门，开口便问：“江郎中的药是不是不管用？”梅老爷听闻这句没头没脑的话，脸色一变：“此话怎讲？”梅霍氏就把法仁的添丁之说重复了一遍。梅老爷听后舒了口气：“平日里见你倒是沉着冷静，今天怎么如此沉不住气？江弘达（郎中字弘达）这边不会出意外，他的医术不用怀疑，这么多年了，他与我梅家几代的交情你是知道的。当年他的一帖断魂汤……”此话未完，梅霍氏猛地一摆手，眼圈早已通红。梅老爷见状，干咳了两声。沉默了一会，梅霍氏问：“那么这个喜事从何而来？”梅老爷说：“为什么不可以是二房呢？”“二房！对呀，若枫这孩子也是，成婚也近五年了，唉！但愿如此，菩萨慈悲，阿弥陀佛！”梅老爷见夫人如此便一边摇头，一边示意夫人给他套上长衫，他告诉梅霍氏，今天有点重要的事情，晚上可能要迟点回来。二房那边一定要听着动静，大房这里也不能懈怠。梅夫人应着说：“我什么时候闲着了？闭着眼睛都是一大宗事情。还有晓倩那丫头，听说近来疯得厉害，总是往外跑，她娘也不管。”梅老爷沉下脸，没说什么，末了叹了口气：“随她去，你不用操这闲心。丫头大了，过两年找个婆家嫁了，眼不见心不烦，嫁出去也好去去我的心病。”梅夫人闻言，掏出手绢擦擦眼角：“不说了，你早去早回。”夫妇二人就此在书房别过。

徐英从来不信佛。她只信钱财。梅家这么大，她就是个摆设，没有她做主的份。她只有敛财，拼命地敛财。徐英当年才嫁过来的时候，确实也享受过一段美好的时光。那时的梅霍氏病体缠绵，什么也问不了。梅老爷刚得了新人，又比他小那么多岁。自然很是得宠。一年后生下了儿子梅若梓，徐英在梅家的地位逐渐稳固。就是在生下儿子后的一年里，梅老爷的身体机能却大不如前，偶尔去徐英的房中，也是勉强为之，应付一二，分明已经力不从心。可是没想到老树开花，梅老爷就这样勉勉强强，徐英还是怀上了女儿梅晓倩。待到晓倩出生，梅老爷真的一蹶不振，从此再无雄风。徐英此刻正值壮年，因此她陷入了深深的悲怆之中。接下来梅霍氏病愈，梅老爷自此就不再去徐英的房中，家中大小事宜也渐渐地交予梅霍氏掌管，这对结发夫妻却是愈发地恩爱了。徐英恨梅霍氏，怨梅老爷，她的怨恨就如同慢性毒药一般越积越深。这一天，徐英关紧房门，正在扒拉着算盘，女儿晓倩叫门。徐英闻声，立即